



# 外婆家的螃蟹汁

□ 韩聪光

“螃蟹汁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螃蟹腌制而成的汁。这里所说的螃蟹，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，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“螃蟹”，这个称呼可能有别于百科书上的螃蟹（根据百科书上的解释，“螃蟹”是指在淡水生活的一种螃蟹）。在我的家乡徐闻，甚至在粤西的沿海地区，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味佳肴。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，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，螃蟹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。更多地，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技艺与饮食文化的传承。

小时候，大人忙于干活，家里经常顾不上做饭。每当肚子饿得急，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，从里面先舀出几匙螃蟹汁，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。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，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。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，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，蘸着螃蟹汁吃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。

我对螃蟹汁情有独钟，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。

外婆所住的小镇，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，濒临南海，离我家有二三十公里路。以前交通不发达，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。当然，我们家是没有的。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，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，骑了半天

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。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，我们如果要到外婆家，通常要从村里步行五六公里路到镇上，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镇，然后接着再步行十多公里路过去。这样来回一次，脚都要走到起水泡。

到外婆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是陆路，二是水路。陆路步行远，耗时耗力，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。所谓的水路，并不是有船坐，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。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，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。这种小船在家乡的话叫“槽仔”，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，随着海浪的荡漾，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，惊心动魄，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。因为年纪小，胆子都快被吓破了。

正是由于来去不方便，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。然而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，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。于是，小小年纪的我，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，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。我童年的许多时光，因为海的元素，带来了无比的快乐。

在外婆的村庄，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。蓝天白云下的大海，涌动着洁白细腻沙子，清晰见底的海水，有贝壳爬行的影子。我喜欢穿着小裤衩，泡在海水里，仰望着晴空，放飞少年的思维。一排排的木麻黄树、马尾松树，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。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，在摇晃间，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。有时会在快回家时，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扒在一块，装入簸箕，带回家当柴火烧。

从前的大海，海产品非常丰富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，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，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，我们一一捡起来，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。在老家，人们常说，只要你够勤力，永远都不会饿死的。

滩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。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，能卖出去的滩尿虾不多，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。而如今，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。

有一年小学的暑假，我在外婆家度过。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，太阳猛烈地照射，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。这时候，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。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，连爬带滚，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，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钳，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。大概抓了好几斤的时候，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。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，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，一边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依

啊，滚成力啊咯！”（意思就是，孩子们啊，搞得太平苦了咯）

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，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，用石臼一下一下地捣碎。她说捣得越碎越好，这样更容易出汁。之后，就用粗盐搅拌均匀，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。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。半年后，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。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，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捎上几瓶带给母亲。

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，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。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，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，都能朗朗上口。不过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。其中有一首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：“鸡母咽咽扒秧糠，唱仔近埠站着望。唱得仔大仔分散，不啻啻还母功劳”（大概意思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，发出啾啾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。而它不舍得吃，只是站着望着。随着小鸡的长大，它们就分散开了，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）。这首歌歌颂了母亲的无私和伟大，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对母亲的养育之恩。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，潜移默化之中，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。

再说回螃蟹汁，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，能够刺激食欲，增加食欲，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。常听老人们说，它可以下火，治咽炎，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，而螃蟹汁保存时间越长，效果就会越好。

这些天然的海产品，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。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，蘸着螃蟹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。时光流逝，我亲爱的外婆已经去世，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螃蟹汁了。每次想起她，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螃蟹汁，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。

前段时间，好朋友红凌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螃蟹汁。我发现它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，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。最近天气炎热，没什么胃口。今天淋上螃蟹汁，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。

螃蟹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，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，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，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，所以，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。

一碟螃蟹汁，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！这人世间，唯有乡味最难亲，亲情最难舍啊！

# 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（十二）

本版稿件由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

## 粤剧

(外一首)

■ 杨泉

白发苍苍年逾九旬的双亲  
凑在电视机前，像一对小伙伴  
目不转睛地欣赏大戏  
拉山 运手一招一式  
偶尔品评几句  
年轻一辈完全插不上嘴

欣慰啊，这人间烟火  
一代一代人的情怀  
没法更改  
一代一代人  
有各自精彩活法

浩瀚宇宙  
幸福久远

■ 明珠湾

寂寥苍穹  
彩灯闪烁的明珠湾大桥脚下  
江面辽阔，近处是滟滟水波  
远方是苍茫的天地合一  
我想不出适当的诗行  
满眼是你的影子

转身回望  
深邃苍远的群山  
如虹大桥被金戴银  
逶迤而过  
我想不到赞美的诗行  
空中回响 你绚丽的华章

## 乌坭河

河流有了名字，仿佛一个人有了姓氏，也就有了根，有了故乡和归宿。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个地方让它驻足徘徊。乌坭河也有了属于它的名字。乌坭河菜花蛇一样的身体，有如伸出南海的圣女之手，缠绕着三合窝，匍匐着汇入鉴江。

有人说，三合窝是南海和乌坭河的婚配之子。

一条河流和一个村庄总是唇齿相依，性命相连。乌坭河和三合窝也一样。沿着河流，可以回到故乡。沿着乌坭河，可以回到三合窝。每一个远离故土的思乡游子，都懂得这么一个道理。

乌坭河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，三合窝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。时光是故事的始作俑者，四季安静地轮换。三合窝在乌坭河的怀抱里睡去，又在乌坭河的怀抱里醒来。睡着或醒来，都是生命的一种常态。

白天的三合窝和乌坭河是欢腾的。三合窝的鸡鸣狗吠，羊群咩咩地奔跑，黄牛哞哞地耕作，母亲追逐落日呼唤孩儿归家的讯号，悠然穿过乌坭河，砸碎落单的候鸟。乌坭河曾瞒着三合窝追逐远方，悄无声息地把蓝天白云拥入怀中。河流是接近天空的地方。乌坭河所有的奔腾，只不过是和天空融为一体。

夜晚的三合窝安静，但乌坭河依然欢腾。各怀心事的鱼虾，密谋一场远走的旅行，从乌坭河出走，而后抵达天空，就连岸边的狗尾草，也蠢蠢欲动。

从远古走来的乌坭河，驮着村庄的故事，一路走来，一路讲述。

谦逊的乌坭河，从不诉说恩泽，在每一个清晨唤醒村庄，把清爽的身体交还给天空，把清贫的日子咀嚼得嘎吱嘎吱响。

哦！睿智的乌坭河。

## 大地回音

(四章) ■ 苏三皮

### 笔架岭

笔架岭和天空一样高远。站在山顶，可以触摸星辰。

日子不紧不慢，又如此从容。太阳照常升起，也如期落幕。落日是逝去，也在孕育朝阳。笔架岭冷峻地数着日出和日落，在每一棵树上刻下独特的符号。每一个走过笔架岭的人，涌动的脉搏像波涛一般汹涌澎湃。

时光不曾停留。时光跋涉而过的痕迹，被一阵春雨冲洗。笔架岭用苍翠回应时光，用悲悯演绎过往。青云庵的青苔记载的苦难，被时光淘洗后留下辉煌。不辜负这块土地的先祖，用一双双粗大的被厚茧保护的手掌，揉碎坚硬如铁的泥土，按照先烈的遗容，塑出佛的慈悲。

流云隐入林间，遁地而去。七十年的那场战斗，号角依稀吹响。捡故事的人眉心之间，浩瀚厚实的心事冲破牵挂，脚踟于异木棉粗壮的枝头。笔架岭遗落的历史，在笔下沙沙作响。

悲壮从来不曾停留在纸笔间。所有的苦难，都在铸就辉煌。

时光会老去，笔架岭的故事不会老去。每一棵站立的树，平静地迎接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。

笔架岭见过每一天的落日，和朝阳一样，都是那么美，那么宁静。

在笔架岭，每一颗种子都可以归入泥土，掀开巨石，然后在风中挺立。

### 南三盐场

大海留给南三岛最朴素的馈赠，是盐。一颗颗洁白的盐，穿越过时光，

游走在历史长河之上，仰望碧绿的芦苇和湿地以及低空翱翔的海鸥和跃出水平面的鱼群。

盐的体内，蕴藏着大海的身姿，大海的记忆，大海的蔚蓝，大海的广阔，也藏着大海的喜怒无常，以及贝壳的呓语。

一千多年前的南宋，那群体格壮硕，肤色黝黑的汉子，在盐田轮番上演古法建池、晒伯观潮、选时纳潮、三段沥潮、调和保卤、量池备晶、三段结晶、动卤松盐、扒盐归垛、悬台虑卤、精晒陈杂、生态存储等十二道工序技艺。

来自南宋的红砖让一千多年后的盐田熠熠生辉。芦苇恣意开出白色花朵，把盐田包裹在一片白的海洋之中。盐田天空低垂，触手可及。海鸥划出弧线，生成一幅无比生动的水墨画。

从南宋绵延而来的上千年的盐耕文化，历经几朝几代的古老制盐工艺，让南三岛贫瘠的海岛，被盐渍越而浑厚的歌唱照耀出生活的芬芳。锃亮的盐碱收拢起大海汹涌的海声和巨浪，直抵黎民百姓生活的最深处。

盐将沾满泥香的日子，腌进了百姓的心里，光芒与日月同辉。

### 蓉镜书院

去看一眼蓉镜书院，听一百五十年前穿堂而过的风传来吟诵的经书。被绿树簇拥的书院，砚池依旧碧波荡漾，经久不散的墨香浸润着每一根榫桷，每一个榫卯。

或缓或急的读书声，是世间最坚硬的声音。

依稀中，一盏倔强的寒灯在柔软

## 蒲草

(外一首)

■ 李本明

原本生活平静如镜水田里  
直径圆小，空着一条心  
虽小虽细  
像香葱一样九十度角直立  
而且是亭亭玉立

蒲草的生命，起始于黛绿色  
泡一坛清水，植在土壤里  
等待日子，季节到来  
连根拔起，焕发第二次生命  
像笔画竖着又横着  
不是宿命，这是最终归宿  
晒干、碾扁、上色  
宛若柳条般丝滑柔软  
生命就会越来越精彩

譬如，在这整层展览厅里  
空间宽敞，灯光柔和  
一具具物象，像月光下的花朵  
娇艳欲滴，仪态万千  
这些手提包，各种小篮子  
比皮革还大方  
比竹篾更精致  
这就是蒲草的前世、化身

### 森林公园

一座公园，原生态的模样  
以木字旁为姓氏  
一棵树，一株草  
全是草木葱茏的名字  
族居三岭山上  
山不高，像人类聚集

绿色是唯一母语  
绿色是统一装束  
叶脉簇簇，循次渐进  
宛若簇簇的帐篷  
撑起无比湛蓝的天空

山风是天然氧吧  
与叶子亲密地交谈  
谈吐碧绿的语言  
通过唇齿与喉舌，鱼贯而入  
舒坦地伸展我们的肺叶

一些轻巧的鸟儿  
裁剪着翅膀  
飞过日子的弧度  
色彩斑斓的蝴蝶  
打着对称蝴蝶结  
亲吻的姿态，与山花约会

环山依水的日子  
在清澈的赤溪湖边  
轻眠的思绪  
枕着碧绿的叶子  
吸着绿透的山风  
我陶醉了一个下午

的夜色中点亮，孤影穿过皓皓白雾。书院不动声色，用一根乌黑的脐带输送血液。蝴蝶鼓动了，一起用胸腔，制造出山峦起伏的高亢声浪，只为回应那朗朗的读书声。这是天际间传来的回响，每一个寒窗苦读的身影，都不会被功名所辜负。

从青云庵穿越而来的木鱼声，一声声地敲打心坎。书院里静默打坐的书生，身影淹没在茫茫暮色里。那只在月影下翩翩起舞的白狐，用一声轻叹，驱散了已蕴藏上百年的孤寂。

烽火连天的岁月，总有一群人，用身体抵抗冰冷的子弹，用生命叩问苍天。

万物寂静的清晨，一声鸟鸣唤醒书院，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会醒来。那些倒在冲锋路上的坚毅的灵魂，让信仰成为矗立于风浪中的灯塔。